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七節

正在此時，只見勝翁背後一人大聲喊嚷：「勝三大伯！別生氣，慢著，我有話跟你老人家說。」勝翁回頭觀看，原來是金頭虎傻小子賈明。並且傻小子那裡還咕念著哪：「勝三大伯，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姪服其勞。」勝翁看罷，遂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你要下圈打鹿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就憑這麼一隻鹿，還能勞動三大伯您的玉體嗎？」勝翁說道：「明兒，須要小心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不用小心，咱爺們有造化，就是不怕撞。」勝翁說道：「打鹿還用造化嗎？」傻小子叫道：「勝三大伯，你老人家不知小姪兒有金鍾罩鐵布衫護身，十三套橫練工夫，刀槍不懼？難道說，還怕一個鹿角紮嗎？等到躲閃不及之時；叫他紮上，也就是肉皮上划道白印兒就完啦。」賈明說罷，對著勝三爺晃了晃冲天杵小辮。勝三爺看著傻小子，不覺轉怒為喜，遂笑道：「總要小心為是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曉得。」您道，這個傻小子還是真會冒壞，人家別人下圈打鹿，摘傢伙空著手進圈，這傻小子對著勝三爺說著話，由東敞廳就往西邊直溜，可是背後那一只字鑲鐵杵並未摘下來。這個傻小子原來是心裡有數，為的是背著兵器，溜到柵欄近前，擰身縱到裡面，摘下一字鑲鐵杵，照著那鹿一杵，不就完了事啦？您道，金頭虎會冒壞，嘿嘿，還是針尖對上麥芒啦！自從金頭虎喊叫要打鹿的時候，那紫面判官邱銳卻早就看上他啦，知道賈明要打鹿去，卻不摘下兵器，為的是拿兵器打鹿。那金頭虎剛走到離著柵欄切近，那紫面判官邱銳一個箭步由西過來，對著賈明說道：「賈鏢頭，您要幹什麼？」金頭虎對著二寨主，仰著臉兒說：「我是真鏢頭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我沒問你真的假的，你是要幹什麼？上哪兒去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打鹿哇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你怎麼不摘兵器呢？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喝，我怎麼忘了這手兒啦？」二寨主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早就給您想著哪。賈鏢頭摘下來吧。」那賈明還是不懂得什麼叫面子，簡直滿不在乎，這才說道：「誰給拿著傢伙呀？」旁邊楊香五說道：「我給你拿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就是你拿著吧。」金頭虎由背後懶怠懶怠的將那一只字鑲鐵杵摘下，遞給了楊香五，口中說道：「看看咱們賈明有多大架子，未曾一出門，不管乾點什麼，總有當差的跟著，給咱們拿著零零碎碎的。」金頭虎在一旁念念叨叨，也沒有人理他，嘍卒們聽著，個個都是抿著嘴暗笑。也有低聲耳語的說：「這個傻小子，多麼沒羞沒臊？打算哈巴著羅圈腿溜進鹿圈門，帶著兵器要打鹿，咱們二寨主爺還會吃這個虧嗎？」不表嘍卒們你言我語，且說金頭虎賈明哈吧著羅圈腿，晃悠著這冲天杵小辮，來到柵欄跟前，擰身往上用力一躡，這一躡不要緊，賈明這個樂兒可就大啦！皆因為金頭虎身子橫寬，又胖，肚子又大，那鹿圈一丈二尺高。他躡的時候，就有點膽怯。金頭虎賈明心中說道：我有心打門裡進去，又說不出口來，就是說也是白費，一開門那鹿要是跑了呢？所以賈明用盡了平生膂力，往上躡去，這一躡還不錯，倒是躡上去啦。金頭虎正打算拿左胳膊一拷，然後往裡一縱身，就跳到裡面去啦。那知道傻小子往上躡的時候，恐怕躡不上去，他把勁兒用猛啦，躡得高一點，還是過了頭啦，往下一落，打算抓住柵欄板夾子，可就來不及啦。恰恰把賈明給夾在柵欄板牆的空兒裡頭啦，這一夾把賈明還真給夾住啦。皆因為金頭虎肚子大，賈明被空兒夾住，一著急用手一搬柵欄板牆。用力一晃悠，只聽撲咚一聲響，腦袋向下，就栽倒鹿圈裡面啦。金頭虎奔鹿圈來的時候，嘴裡邊還窮叨念，管著那把守鹿圈嘍卒們直叫小賊。嘍卒同著大寨主林士佩忍氣吞聲，挨了賈明的罵，誰也不敢言語，這一回賈明栽在鹿圈裡面，可就給嘍卒招了樂啦，也解了恨啦。賈明栽倒裡面，口中喊了一聲：「他媽的倒霉！往上一躡，使過了勁啦，還挨了一下子摔，這給小賊們可解了恨啦。」

不說金頭虎嘴裡胡說，且說那鹿挑死了兩個人，都鮮血直流，腹破腸出，並沒有一點兒草料。那鹿已經挨了三天餓啦，挑開兩個人肚子，連一口草料也沒吃著，急得那鹿在圈裡不住的蹬開四蹄，直打盤旋。那鹿一見賈明從板牆上跌將下來，肚子還是真大，那鹿以為裡頭必有草料啦。那鹿即由西邊往東而來，金頭虎是由東面上摔下去的，金頭虎對著那鹿說道：「這回大概你可要倒了運啦！這回你犯了名諱啦。三國時風雛龐士元死在落風坡，就是犯地名。我叫金頭虎，你是鹿，老虎專能降鹿，這回你的死期來到啦。」那鹿在圈內打盤旋，跑得如同箭頭一般，還能容賈明說這些話嗎？不過賈明是由在柵欄上夾著的時候就說，口中不住氣的吶喊，一會兒叫鹿給撞上的時候，他還是直喊叫呢。賈明站起身軀，正在自己撲身上的塵土，那鹿即由南面上蹬開四蹄而來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：「怎麼挑了兩個，也沒有草料呢？這個肚子大，大約准有草料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鹿兒好小子！你不用搖頭晃腦，撇唇咧嘴，七叉八叉，帶著半份蠻駕，鹿老二你可倒了運啦！犯了地名啦！晦氣，背氣，帶喪氣。你叫小鹿，我乃金頭老虎，老虎吃鹿，老等著你。我告訴你鹿老二說，大將怕犯地名。」金頭虎口中取笑，正在此時，那鹿一晃八叉角，四蹄蹬開，奇快無比。金頭虎自不如已死的兩個鏢頭快，皆因為他是羅圈腿，又是個大肚子墜著，展眼間鹿角已到胸口上。鹿前勁太大，金頭虎閃躲不及，鹿角一沾皮肉，金頭虎往後一仰身，來個仰面朝天，栽倒塵埃。

金頭虎急忙用雙手護住五官。此時鹿在圈內，跑到了北邊柵欄跟前；嘍卒們在圈外，用大竿子撓鉤套鎖，砸得叭叭亂響。那鹿轉身抹頭，又向南跑。金頭虎站起身軀，自己說道：「真倒運。」前胸的衣服被鹿角挑破，黑皮上划了半尺多長一個白道兒，剛換上幾天的衣服就壞啦。鹿在南邊回頭觀看，連挑了三四個，並無一點草料，那意思是要回頭再撞他。賈明說道：「小子，還回頭看哪？我在千佛山學藝之時，我師傅老和尚，在禪堂之中無事談論，言說這鹿有前勁沒後勁。」金頭虎一晃冲天杵小辮，直奔前去。那鹿方要回頭，金頭虎把兩條後腿攔住，用盡平生的力量，往兩下一劈，那知鹿的筋骨皮肉堅固，未曾劈開。金頭虎用右腳往鹿襠裡一踢，鹿由糞門之中，連血帶糞一齊冒出。皆因賈明別號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，兩膀一晃，約有四五百斤的膂力。鹿已經不能活了，賈明攔住兩條鹿腿，將那鹿抖將起來，衝著東面向上摔去。隨後又將鹿抖將起來，頭朝西摔去。也就一二百斤重，金頭虎這麼一摔梅花鹿不要緊，原來是方磚鋪地，那鹿已經七竅冒血，兩條前腿蹬了幾蹬，那鹿可就嗚叫幾聲，被金頭虎將鹿摔死。

此時西廊下群雄一亂，只聽喊叫聲音：「好呀！梳冲天杵小辮的力劈梅花鹿，好大力量！」林士佩站起身形，遂說道：「打鹿此公乃是賈明。」金頭虎不知公字當什麼講；林士佩乃是人物，要說打鹿是賈明，有點不大好聽，所以又加上一個公字。然而林士佩把話說連啦，鹿字底下又多加上一個公字，賈明不知公字何用，遂對林士佩說道：「林寨主，公事我不含糊。」嘍卒見鹿已死，將柵欄門打開，金頭虎由裡面出來，那面上與身上全是鹿血鹿屎，面向西又說道：「公事我不含糊呀！你們不服，咱們比較比較？除去他三個賊頭，這三位比不得。」

賈明意思是就這三位厲害。勝英說道：「賈明不要造次，退回來。」賈明這才退回東敞廳。賈明對楊香五說：「露臉不露臉？」

楊香五一樂：「你是歪打正著，碰巧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怎麼不碰巧了呢？」勝翁一看嘍卒七手八腳將死鹿搭往後院去了，又有嘍卒用黃沙土，將人的血跡和鹿的血跡掩埋好。勝翁說道：「林寨主，第三陣我盟姪將鹿打死，寨主可能成全勝英文將高雙青獻出嗎？不是三陣賭輸贏嗎？」林士佩未及答言，二寨主邱銳接言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這算不輸不贏。要說咱贏啦，鹿撞死您二個鏢頭；要說您輸啦，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將鹿摔死。這為不輸不贏。勝老達官，您說但得容人且容人。我請問一言，四條腿的走獸，是那一物厲害？」勝翁說道：「不獨我勝英，就是在此的高朋貴友，人人所知，獸中之王，則猛虎也。昔日東漢千歲劉秀，年七歲上被老丞相竇榮放出潼關，大刀蘇獻後面追趕，追到山坡以下，千歲將要被獲，正在急難之間，一隻猛虎將劉千歲救去，才有騎虎登山，烏鴉引路，將漢劉秀救到白水村，隱姓埋名。後來才有千歲起兵，走馬並南用，漢光武中興。皆因救駕之功，封他為獸中之王，所以猛虎發威鎮山林，人所共知；走獸之中首領者猛虎也。」

邱銳說道：「此言非也。俗語雲，九狗生一狸，三虎出一豹。豹要長大，將虎一口咬死，銜起來就走，豹能食母。我們頭年冬至月，下大雪之時，得了一隻土豹，每日打獵回來，將飛禽走兔，用鐵叉往籠裡一遞；要不然一隻鹿腿拿鐵叉遞入籠內，連皮帶骨頭一齊嚼。如要是不打獵之日，喂他牛羊肉三四十斤，要他墊墊饑，現今有木柵欄圈仍然未動。打鹿之事，作為罷論，咱們現在三陣

打豹以賭輸贏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寨主，我有話在先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要三陣打了豹呢？還能反覆嗎？」二寨主邱銳說道：「那不能夠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當著天下英雄，將話言明，下圈打豹，拿著兵器嗎？」二寨主說道：「兵刃暗器隨便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那豹現在何處？」二寨主說道：「也在籠內裝著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將豹籠拉出來吧。」

二寨主吩咐嘍卒：「把豹籠拉出來。」嘍卒答應一聲，忙把豹籠拉至聚義廳前；由西廊而過。

工夫不見甚大，只聽西跨院咕嚕嚕山響，眾人拉著豹籠，約有二十餘名嘍卒，用鎖練皮條帶在前面拉著，後面二十名嘍卒推著。勝爺同眾英雄觀看，此籠寬有一丈二，長有兩丈有餘，四面籠楞用鐵葉包裹，上邊釘著鐵帽圓釘，籠楞寬厚四寸，見楞見角。您道，此籠如若不包鐵葉，被豹呲呲呲幾口就給咬斷啦，因為鐵葉包裹，鐵帽釘釘著，咬不動。下面四個木輪，比大車的車輪還大，外面鐵瓦，約有二寸餘厚，走在方磚地上，一個勁的亂響。柵欄門兩扇，開開了一丈六尺寬。眾嘍卒將豹籠拉在木頭圈內，放在南面，將豹籠轉過籠門朝外，叫人好打豹。此時眾嘍卒將皮繩鎖練摘開，安放停妥，出離了木頭圈，將雙柵欄一閉，然後用木頭上好。二寨主將嘍卒挑選一百餘名，多預備虎叉，將柵欄外邊包圍住，怕那豹由裡頭跑出來，虎叉專能降虎豹。林士佩叫道：「二弟，你到裡面開籠放豹吧。」

二寨主在一旁佯作未聞，低頭不語。林士佩遂大聲說道：「二弟，你進圈開籠呀！」二寨主遂紅著紫臉面，向林士佩說道：「大寨主兄長，我可不能去放豹，你再派別人去放吧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咱們不開籠放豹，人家鏢行之人怎麼進圈打豹呢？」

遂即說道：「哪位去到裡面放豹呢？」綠林道眾人聞聽。俱都默默無語。林士佩遂對勝爺笑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多叫您見笑。沒有別的，還得我自去放豹。」林士佩說畢，遂用大整，繃一十字英雄絆，伸胳膊動腿，沒有崩串的地方，一個箭步，就有一丈多遠。一連二個箭步，用那燕子三抄水的工夫，將身縱至在木頭圈的切近。又用一個燕子鑽雲式，嗖，縱至木頭柵欄板牆之上，左手踏住板牆一順身，飄然而下。真是身輕如燕，落地無聲，恰如一團棉花，由高處落下一般；其快少有。您道林士佩為什麼要用燕子三抄水的工夫呢？這就是同著鏢行之人，說句俗語，就是賣一手給大家看看。林士佩這一縱身形，旁邊眾人一看，個個俱都暗暗佩服林士佩的武藝，惟有諸葛道爺對著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可謂少年的英雄也。就這二十幾歲的人，能將功夫練到這樣的純熟，真是天下罕有。除非是童子功，這燕子三抄水，與那燕子鑽雲的功夫，那是絕不能行的。按現在咱們鏢行之人說，除非貧道與三弟你能夠燕子三抄水與那燕子鑽雲工夫，就是弼昆四弟，他都辦不了。無怪乎人言，南七省屬其第一，真英雄也。」道爺說到此處，遂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後生可畏。」勝爺也是暗暗稱贊林士佩，對著諸葛道爺誇獎林士佩連連點頭稱是。您道，這燕子三抄水跟燕子鑽雲的功夫，麼非童子功不行呢？皆因為往縱時，平常有會武術的，他只可一縱，縱到地方，必得兩腿落地。那燕子三抄水往縱時，頭一縱，頭一縱，縱出一丈多遠；第二縱以腳墊腳，借著腳的勁再縱身形。那燕子鑽雲呢？是直著往空中拔勁，往上起的勁頭，完全在腰上，這宗工夫，非由童子時候學練不可，還得是天生來的骨力。所以林士佩今天當著天下眾英雄，把這宗功夫顯耀顯耀。

再者，邱銳怎麼不去開豹籠呢？皆因為那豹三天沒喂啦，一開籠門的時候，人是稍微慢一點，那豹要撞出籠來，不用說是吃，一爪就把人耍了命啦。紫面判官邱銳是何等奸詐！他那能上這宗當呢？所以他臊得臉通紅，還是不去開籠。且說那林士佩由板牆飄身落下，一個箭步縱到豹籠跟前，右手提豹籠門上的鐵條，左手拉著鐵環，那豹籠的門乃是雞蛋粗的鐵條管著木頭籠門，籠門上鑲著鐵環，用鐵條串者，要是開籠門時，用手將鐵環提起，一手再抽鐵條，那門就不用人開，豹打裡面一撞將門撞開，就跑出來啦。林士佩一手拉著鐵環，一手拔定鐵條，只聽嘩啦一聲響，林士佩趕緊撤步轉身，一個箭步向北縱去，縱至柵欄牆根，仍用燕子鑽雲的功夫，縱至板牆之上，飄然而下，面不更色，氣不湧出。那豹在籠內時，看見人到了跟前。惡狠狠向籠門撞去，林士佩一開籠門，一轉身的時候，就聽籠門嘩啦一聲響。那豹撞出籠外；直奔木頭柵欄而來三此時外面的嘍卒們拿定虎叉白蠟桿子，敲動柵欄，外面要沒有人把守，沒有虎叉震著，那豹就可以打裡面躡出來。皆因一物降一物，虎叉這宗傢伙，是專能降虎豹，虎豹看見它，就不敢前進。這豹在籠圈內用力一打盤，尾巴直抽地，將方磚地抽得叭叭亂響。鏢行之人及眾群雄看著，真是膽破魂飛，毛骨悚然。

且說林士佩出得圈來，走向西敞廳落座。那邱銳遂對勝爺紅著紫臉面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豹已經放出來啦，勝老明公請你老人家派人打豹吧。」勝三爺答道：「自然派人。」勝爺遂扭頭回頭，對鏢行眾位英雄說道：「此物之猛，甚於猛虎，在深山中百獸懼怕，如要像打鹿的那宗本領，千萬可別進圈。交朋友不盡愚義，對君王不盡愚忠，千萬不可勉強而為，不但白白送了性命，而且減卻鏢行威風。」勝爺話言未了，東敞廳有一人離座答言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叔，小姪男願進圈打豹。」

勝爺舉目觀看，此人原是明清八義鎮九江屠業得意的門生，雙刀將王玉成。勝爺遂對王玉成說道：「賢姪留神小心。」王玉成點頭答應。此人年紀約有二十餘歲，黃白的臉面，身穿品藍的短靠，青十字絆，勒著英雄帶，背後插雙刀，絳紫挽手，趁著燈籠穗，伏腰來在木頭柵欄圈外。眾嘍卒一閃身，王玉成擰身形，縱上柵欄，左胳膊一攬柵欄板，順身而下。那豹此時正在南面，見人由打北面進圈，豹遂轉身形，直對著雙刀將，前爪繃，後爪蹬，尾巴攪土，好似惡虎撲食勢，直奔雙刀將而來。

有句俗語，虎跟貓學藝，豹與虎學藝，所以那豹行走跳躍，亦如猛虎一般。那王玉成年少英雄，武藝精強，素日剛復用事，哪還將那豹放在心上？豈知道大凡獸類，都有個心眼兒。比如貓拿老鼠的時候，那老鼠在穴門旁站著的時候，那貓見著老鼠，他卻不直奔那老鼠去，那貓必先向老鼠的穴門撲去。那貓一奔老鼠穴門奔去，那老鼠卻無處跑了，然後那貓才再撲至老鼠跟前，用爪抓住呢。所以武術中的名詞，有貓躡、狗閃、兔滾、鷹翻，種種的架勢。比如人要是用棍打狗，一棍打去，看看那棍落在狗身上啦，那狗卻輕輕的一閃，棍必落空了，這就是獸類的天然一宗伶妙的地方。且說那豹用惡虎撲食的勢兒撲來，距離著王玉成有兩丈遠的時候，那王玉成遂亮出雙刀，使了個雙裏花的勢子，護住自己身形。看看那豹來至切近，王玉成一閃身形，那豹遂撲了一個空。那豹這一撲空，噌的一聲，四爪繃住，卻紋絲而不動。那王玉成當時閃開身形，一見那豹四爪繃住，遂就著雙裏花的勢子，一順雙鋒，對著那豹前半身剝去。

那豹見雙刀齊下，並不躲閃，那豹反倒往前一伏身，前爪緊跟著豎起，王玉成的雙刀尚未刺到，那豹的兩爪已經直奔王玉成的手腕抓來。此獸力量甚大，王玉成見勢不好，趕緊往後倒退兩步，此時豹的雙爪業已將王玉成的雙刀一齊崩出。那豹爪登山掘地，猶如鐵爪一般，人的筋骨皮肉，那能抵得住呢？王玉成當時將雙刀撒手，只聽噲啞啞一聲響亮，雙刀落地，往後倒退兩步，抹頭要跑。那豹就著勁一口咬去，上嘴又咬定前胸脯，下嘴又咬定後胸脯，吼了兩聲，渾身上下的皮毛倒豎，好似那貓兒得著耗子一般，咬定王玉成，遂直奔南邊豹籠跑去。來至豹籠西面，一張口，人落塵埃，抬前爪蹭蹭就是兩爪，將王玉成的鞋襪腿帶底衣扯去，連皮帶骨一齊咬，照定王玉成的下半身吃起來。可惜一位少年英雄，正在血氣方剛之際，死於非命。

此時勝三爺在柵欄外東敞廳站起身形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及至那豹將王玉成下半身，一口一口，連皮帶骨嚼的那聲音，柵欄外的嘍卒們及東西兩廳下的眾英雄，看著莫不面帶悲容。惟獨勝三爺，此時心中如同萬把鋼鋒刺在心頭一般，遂急忙撩起英雄氈，掩住自己臉面，不忍觀看。勝爺為什麼對於王玉成之死於非命，卻這種的悲傷呢？原來這王玉成，更比不了趙謙、李助二位鏢頭，那趙謙、李助乃本鏢行鏢頭，雖然是死於非命，還是鏢行之人，南北英雄會要是戰敗了，鏢行之人的榮厚，當鏢頭的多少還算有點關係。惟獨這雙刀將王玉成，他並不是十三省總鏢行之人，那王玉成本是由九江去到江蘇拜望朋友，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順便看望望鏢行的朋友。當時鏢行中的人遂將王玉成給留在十三省總鏢局裡小住幾天，為的是朋友們在一塊兒盤桓，那王玉成可就在十三省總鏢局裡住下啦。恰恰南北英雄會，王玉成正趕上，一定要跟著赴南北英雄會，所以當時王玉成之死，勝三爺又是悲痛，又是後悔。悲痛的是武術方學成了的時候，未見日光月光，死於非命；後悔的是南北英雄會正叫王玉成趕上，那時有心不叫他下圈打豹，當著眾人之下，豈不是叫王玉成臉上掛不住嗎？當時王玉成死於非命。日後怎對得起大拜兄鎮九江屠業？將來見著大拜兄的時候，屠大爺要是問到我勝英幾句，叫我勝英跟屠大爺何言答對？勝三爺想到此處，自己遂暗中說道：「打鹿打豹，連傷三位。我若再請別位，大概也是白白送了性命。」此時那豹在木圈中，吃著雙刀將王玉成，已經由腳上吃磕膝蓋了，只見血水淋漓，染紅了方磚地一大塊。

勝爺悲痛之際，並不言語，自己主意打定，遂用大鑿，壓魚鱗金刀，掂了掂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剛要進圈打豹，耳輪中只聽得一聲喊叫：「勝三大伯，打豹不是你老人家的事，殺雞焉用宰牛刀？還是姪男服其勞。」勝爺回頭觀看，原來又是傻小子、金頭虎賈明。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此物可實在是厲害。」傻小子答道：「不要緊，您看我師老和尚，教給我高招啦。」傻小子遂抬起一隻腳，給勝爺觀看。原來金頭虎穿的這雙靴子。名叫九環劍靴，專踢金鍾罩、鐵布衫。這種靴子兩幫上，一共有四個鐵環子，當中一個鐵環子，名為九環劍靴。要是與對方動手的時候，雙腳踢出去，那當中鐵環內出來一隻劍，這鐵環與劍可是在靴子裡面暗藏著，人並看不見，如要踢上物件，就是那鐵板，可以踢進去三四分深。所以這宗東西在暗器中最厲害無比，故此金頭虎賈明抬起腿來給勝爺看。勝爺一看傻小子的腳，勝爺可就明白啦，原來賈明穿著九環劍靴呢。勝爺說道：「明兒千萬可要小心。」金頭虎對勝爺又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放心，不要緊，我如果要打不了那豹，叫豹把我吃了，不是才第二陣嗎？第三陣您再下圈打豹，還不晚呢。再者小的到在圈裡，要是打不了豹，叫豹將我按在地下吃我的時候，我有金鍾罩護身，我拿手把臉面護住了，我就喊和尚師傅、勝三大伯快救小姪男啊！那時節您跟我師傅再去救我，不是還能將我救出來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等到那時豈不就晚了？還是得多留神小心，千萬不可大意了，此物不比他獸，此物善能吃虎，在深山中百獸畏懼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姪兒知道啦，咱爺們有造化。」金頭虎說罷，這才向楊香五要傢伙，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方才劈了鹿，你說我是碰巧啦。這回我要再打死豹，那就不是碰巧啦。」楊香五也不理他，將那一字鑲鐵杵遞給了傻小子。金頭虎接過兵器，勒了勒英雄帶，繃了繃獅子絆，伸伸胳膊，踢了踢腿，沒繃帶的地方，金頭虎這才由北面奔柵欄圍而來。他哈巴著羅圈腿，假意的走歪斜啦，來至柵欄切近，對著那保護柵欄圈的嘍卒說道：「小賊們還不閃開！你們不知道金頭虎來了嗎？」那嘍卒們一個個看見賈明，俱各牙根咬碎，恨入骨髓。嘍卒們心中說道：「要不是這個傻東西，怎麼會引起南北英雄會來？這回這小子進圈打豹，好歹叫豹給吃了吧，好給大家解解恨。」

不言嘍卒們胡思亂想，且說金頭虎賈明，來到柵欄跟前，嘍卒們讓開一條道，金頭虎自說道：「這回可別使過了勁啦。再用過了勁，叫柵欄再要給夾住了，摔到裡面，又給小賊們解了恨招了樂啦。」金頭虎口中叨念著，遂往上一縱身形。這一下子，恰恰又縱過了勁啦，金頭虎心中著急，恐怕柵欄板夾住，哪知又來了個外甥打燈籠照舅舅——照舊，又將金頭虎栽到裡面。此時那豹在柵欄里正吃著王玉成呢，已經吃過磕膝蓋了。

那豹一見金頭虎賈明，由柵欄上跌了下來，那豹對著賈明一齧牙，哼了一聲。金頭虎由地下爬起來，遂對著豹叫道：「啊，豹老二，你還吃人哪？啊，你別吃啦，這回該著你倒運啦。」

金頭虎嘴裡喊著，哈巴著羅圈腿，奔著那豹往前走。豹在籠後吃著人，見著金頭虎直往前來，遂大吼了兩聲，把王玉成給扔下，四條腿蹬開，尾巴卷地，抽得方磚地叭叭直響，對著金頭虎賈明撞來。金頭虎那有死的王玉成身法快呢？見豹來得非常之猛，想要躲閃，已經來不及啦。那豹此時已經來至金頭虎胸前，噌的一聲響，對著金頭虎胸前就是一爪。皆因為賈明身量矮，那豹一揚爪，正抓在金頭虎胸口上。金頭虎被豹這一抓，外帶著撞勁，金頭虎一仰身，可就栽倒啦。金頭虎栽倒在地，趕緊用手護住了臉面，那豹可就由打金頭虎身上走過去啦。金頭虎翻起身來，自己往胸前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可真倒運，黑肉皮上又鬧了五條白印。這個東西怎麼這麼大的勁呢？大概這回我賈明許要歸位啦？」不說金頭虎嘴裡亂嘟囔，且說那豹將金頭虎撞倒，由賈明身上踏過去，跑到北面柵欄，外邊的嘍卒虎又砸得柵欄噹噹的響亮，那豹又抹頭往南，轉身又回來，奔金頭虎又是惡虎撲食的撞來。賈明看著豹對著自己撞來，賈明心中道：「頭一下子，將我撞得腦袋直發暈，這一回再要撞上，我可就玩命啦。沒有別的，我就是剩了一招啦，用上就行啦，用不上我就得死在豹的口內。那時節我再喊救人，等到我勝三大爺與和尚師傅進來，大概我就跟王玉成伴去啦。」您道金頭虎是哪一招呢，原來就是那九環劍靴。這九環劍靴，本是童子功，金頭虎在千佛寺真武頂學習這一招的時候，淨筋斗栽了足有三千六百個。原來這種九環劍靴，往上踢的時候，乃是雙足齊起，完全是腰上的勁兒，雙足踢起來時候，必得指那兒踢那兒，要是踢准了，可就用上啦；如果要踢不准，一下踢了空，自己立時跌倒，豈不叫豹給按倒在地上嗎？所以金頭虎說道，就只一招了。那豹來至賈明近前，金頭虎早就別准了勁兒啦，對著那豹的雙睛，一抬陰陽童子腿，雙足齊舉，奔著雙睛踢去。

那豹的雙睛正中九環劍靴，豹眼珠帶血流將出來，金頭虎往後倒退兩步，幾乎摔個大仰叉。金頭虎往旁邊又一閃身，那只瞎豹咕咚一聲撞在北面柵欄上。外邊的嘍卒們用虎叉白蠟桿一陣亂打，豹又轉身頭朝南。賈明此時在東邊站著，豹由北往東南瞎著二目跑去，金頭虎悄悄的順著豹尾後一追，追至近前，在豹尾後跨，一伸手抓住黑不黑灰不灰的豹尾，那豹用尾巴一卷，叭的一聲，金頭虎又找了一個樂子，這一尾巴竟將賈明打出足有八九尺遠，跌得傻英雄直喊叫：「好大力量！我的媽呀！錯非是我，要是別人，就這一尾巴，准得去見閻王爺去。我的腦袋還直發暈呢！」此時那豹瞎著二目，疼痛難忍，尾巴不住叭叭的直攪地，方磚亂響，在圈中亦不知東南西北了，一路瞎撞。

金頭虎又站起身形，追上前去。那豹正在往南跑的時候，金頭虎由豹東邊，左手一捋住豹脖頸上的毛，右腿一抬，縱上豹脊背去。襠口一合勁，那豹一回頭咬他，金頭虎忙鬆了右手，又用左手將那豹右耳朵捋住，右手抽出一字鑲鐵杵。豹頭也回不過來啦，此時賈明的右手，可把一字鑲鐵杵亮出來啦。此時金頭虎可放了心啦，左手抓著豹的耳朵，右手執定鑲鐵杵，兩腿一合勁，金頭虎可就賣開邪啦，遂對著外面喊道：「楊香五，臭豆腐，你們看看，有一個趙公明騎老虎，金頭虎賈明騎豹！」

楊香五小子，這回我又是碰巧了嗎？」金頭虎口中喊著，遂運足了生平的膂力，揚起一字鑲鐵杵，照定那豹的天靈蓋，叭一聲響亮。這一杵下去，那豹的天靈蓋已經砸碎了，金頭虎連著叭叭又是兩杵，那豹疼痛難挨，往前一栽，冷不防將金頭虎由豹身上摔下來了約有七八尺遠。金頭虎趕緊站起身軀，雙手抱定鑲鐵杵，用盡平生的膂力，叭叭一連又是二十幾杵，將豹頭打碎，只見那豹腦漿崩流，血濺一片，豹的四條腿蹬了幾蹬，尾巴攪得方磚地叭叭亂響，吼叫了幾聲，嗚呼哀哉了。

此時兩廊群雄一陣吶喊道：「梳冲天杵的，力劈梅花鹿，又將豹打死啦！」金頭虎賈明此次在蓮花峪鎮住群雄，到後來賈明打鹿打豹的威名，驚動南北，揚名天下，暫且不表。嘍卒們將柵欄門開開，金頭虎一身的血跡，由柵欄裡哈巴著羅圈腿，走了出來。兩廊下群雄無不喝采：「打豹者又是賈明賈鏢頭也！」

金頭虎對著西廊下眾群雄說道：「不錯，是我。你們那位不服？咱們比試試。可有一宗，除去這三位賊頭不行。」方說至此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賈明不要胡說，還不退回來。」賈明這才退歸東敞廳，對著楊香五說道：「這回也是碰巧啦？打鹿打豹全是碰巧嗎？」楊香五對著賈明直樂，也不理他，傻小子是洋洋得意，樂得直晃悠冲天杵。

勝爺遂問林寨主道：「我們兩陣將豹打死，寨主可將高雙青獻出來嗎？」林寨主對著勝爺低頭不語，皆因為當著天下英雄，不好說了不算，林士佩低頭不語，白臉臊得通紅。正在此時，二寨主邱銳愁著紫黑的臉面，站起身軀，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這算不輸不贏。」勝爺聞聽，捋鬚冷笑，對邱銳說道：「邱寨主，不是三陣打豹嗎？我們兩陣把豹打死，怎麼叫不輸不贏呢？我勝英不懂人情世態；請您將不輸不贏的理由說與勝某聽聽。」邱銳說道：「我們大寨主，請您原本是英雄會。憑勝老達官一跺腳，天下亂顛，揚名四海，天下皆聞。這是英雄會，並不是走獸會，憑您能同橫骨插心披毛帶掌的走獸賭輸贏嗎？這原本人跟人賭輸贏啊。請問勝老達官，我背後這一宗物件，您可曉得嗎？」勝爺笑道：「那乃是喪門螺絲棍。」

邱銳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大寨主兄長，並不認識高雙青，那高雙青原本與我邱某是盟兄弟。勝老達官，你欲要此人不難，你能贏了我這對兵刃，我們將高雙青獻出來；如贏不了喪門螺絲棍，勝老達官，來者容易，去者難，就怕邱某雙棍下無情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邱寨主你不要耀武揚威的，你不是姓勝的對手。」

邱銳說道：「你不要倚老賣老，拉上線看活。」勝爺叫道：「邱寨主！你喪門螺絲棍不落於地，我不姓勝。」邱銳說著話，抽出雙棍，進步晃棍，對著勝爺就打。勝爺撒步閃開雙棍，邱銳雙棍又對著勝爺華蓋穴點去。勝爺又將身形閃開，雙棍落空。

復又使了千招玉帶圍腰，直奔勝爺的二肋梢下去。勝爺雙腳點地，縱起足有六尺多高，又一閃身軀，縱出六尺多遠。勝爺對邱銳說道：「二寨主，勝英這是讓你三招，再要動手，我要得罪寨主了。」邱銳說道：「寨主何用你相讓？」說著話，雙棍又奔勝爺

二肩頭打來，勝爺魚鱗紫金刀，這才還招。刀棍並舉，勝老者單刀破雙棍，戰至三十餘個回合，雙棍並舉，一點胸前接二肋，勝爺一閃身，順著雙棍用魚鱗紫金刀一剪邱銳雙腕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魚鱗紫金刀看看要刺在邱銳胳膊肘之上。大寨主林士佩、三寨主邱鈺，旁觀者清，心說二寨主雙手必然斷落。

看著魚鱗紫金刀離著二寨主胳膊五七寸遠時，只見勝爺一偏刀，魚鱗紫金刀對著邱銳兩個胳膊拍去，只見邱銳胳膊立時凸起一指餘高。二寨主疼痛難忍，急忙一撒手，雙棍落地。勝爺隨手一刀，直奔邱銳頭頂砍去，刀刃已近壯帽。邱銳一看，勝爺的刀已經到了跟前啦，邱銳想要閃躲，也來不及啦。此時邱銳倒想開啦，也顧不得發壞啦，惟有閉目等死而已。哪知勝爺反將魚鱗紫金刀抽回。二寨主一聲吶喊：「勝英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

轉身形往南配廳外走到兵刃架子前，那兵刃架子上擺著十八般大兵刃，二寨主提起一條大白蠟桿子，轉身由南面翻身回來，與勝爺再比較勝敗。勝爺暗想：他乃是此，山二寨主，叫我給破了他的雙棍，臉面上當然不掛，要再找個場面。我看他大桿子招數如何？您道，那大桿子乃百兵之祖，邱銳這一抄起大蠟桿子，拚著命一遞招。邱銳用的是進手招十手：划、拿、崩、扒、壓、批、砸、蓋、挑、紮，對著勝爺一招連著一招。勝爺魚鱗紫金刀上下翻飛，勝爺這口魚鱗紫金刀，恰似寶劍一般，專克白蠟桿子，容賊人使過招數十餘手，那邱銳大桿子又奔勝爺的咽喉點去，勝爺往旁一閃，在大桿子上用力一削，將桿子削去了二尺餘長。那棍桿是細的，削去二尺餘長，就顛不開啦，邱銳一撤身，又一反手奔勝爺挑去，勝爺的刀此時在懷中，懷中抱月的式子，正等邱銳這手哪。那大桿子來到勝爺面前，勝爺一閃身形，向前一進步，用刀對著大桿子砍去，哧的一聲響亮，將桿子又削落地下一尺餘長。賊人又趕緊抽身，此時那白蠟桿子可就成了木棍長短啦，賊人又用潑風十八打莊稼六棍，對著勝爺一棍緊跟著一棍打去，賊人的白蠟桿子，又被勝爺給削成兩截，削得那大桿子剩了二尺餘長。勝爺道：「二寨主算了吧，別不自愛啦。」邱銳聞聽，勃然大怒，遂一抖手，照定勝爺撒手打去。勝爺一閃身軀，用刀背往外一磕，桿子已落塵埃。勝爺又說道：「二寨主算了吧。」勝爺說罷，急往後一退，站在聚義廳明柱前。二寨主抹頭往南走去，勝爺心中以為他是敗陣，向南走去，未及防備，那知賊人反背就是一鏢，直奔勝爺面門打來。勝爺忙一低頭，急用縮項藏頭法，將鴨尾巾絨穿了兩開，就聽嘭的一聲，將明柱打入一寸有餘。這一鏢要打在勝爺的面門上，焉有勝爺的命在呢？當時勝爺大怒說道：「我但得容人且容人。誰容我呀？難道說他們綠林道是人命，我們鏢行之人就不是父精母血嗎？我要不傷邱銳，我對得起死去的三個盟姪趙謙、李勛、王玉成嗎？這個戰場不殺人也鎮不住。」

勝爺想至此處，遂叫道：「邱銳別走！」勝英進步，背後一刀紮去，賊人往旁一閃。勝爺背後這一刀，本是假的，容邱銳這一閃之際，勝爺再翻手一刀，挾肩帶背，筋骨皮肉，迎鋒而過，外號就叫黃瓜拌大蔥，大斜磕。勝爺緊跟著一坐腰，向圈外一縱身，縱出五七尺遠。抬起腿來，在靴底下急忙擦擦魚鱗紫金刀，對著西敵廳眾群雄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我勝英可讓之再三，實不得已而為之，這才傷了二寨主。」此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邱二弟，你是擠兌勝英太甚啦，人家讓之再三，再二，你的傢伙落地，就算輸啦。勝英的刀眼看著削了你的雙腕，你就該說幾句場面話退下來，不就算完啦？唉，有句俗語，不能醒悟於機先，徒至痛悔於事後，未了鬧的身首異處。死或輕於鴻毛，生或重於泰山，二弟呀，你死得值嗎？為一個採花賊，竟鬧出了這幾條人命。那採花淫賊來在蓮花峪之時，愚兄欲將他亂刀分屍，你無故僵火。再說人家勝英捉拿採花賊名正言順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咱們雖然佔山為寇，難道不講究天理嗎？事到如今，再獻高雙青吧。二弟，愚兄怎對得起你的英靈？欲待不獻高雙青吧，事到如今，勝英豈能善罷甘休？」

不表林士佩心中難過，暗中埋怨二寨主邱銳，且說那三寨主邱鈺，一見兄長死於魚鱗紫金刀下，不由得無名火起，腦筋繃起多高，一聲喊叫：「嘍卒們，看我的釘釘亮銀狼牙棒！」

內中有兩個嘍卒將狼牙棒遞過。三寨主用大斃，繃了繃十字英雄絆，伸伸胳膊，遞遞腿，接過了釘釘亮銀狼牙棒，對著勝爺說道：「勝老者，邱某要與兄長報仇。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天地間有姓勝的，沒有勝邱的；有姓邱的，沒有姓勝的。」勝爺聞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三寨主你可眼見耳聞，我姓勝的這口魚鱗紫金刀；我姓勝的也久慕大寨主林士佩、三寨主你均是當時的英雄。二寨主邱銳，乃是星星跟著月光走，借著二位之光，在南七省略有個名譽。因他不識好歹，倒行逆施，收留淫賊，僵起南北英雄會。今二寨主死於非命者，乃天理難容，非我勝某意狠心毒，我勝英讓二寨主三招之後，才與他略事周旋。動起手來，勝英猶有不忍之心，不願傷害人命，如果要是傷害他，豈容他幾十個回合嗎？雖然容他數十餘個回合，他仍然一味蠻橫，然後勝某以為他敗陣而走，勝某並不追趕，任他逃走，不就算完了嗎？豈知勝英滿腔仁德之心，反倒招出二寨主一鏢來，這一鏢幾乎斷送了勝某之命，竟將鴨尾絨巾，一鏢分為兩開。

由此看來，勝英無論容讓至何時，二寨主絕不能知足而退，言歸於好，以獻高雙青那淫賊。所以勝某實迫於不得已，才傷他性命。現在天下英雄齊集蓮花峪，不下三百餘位，我勝某如果有一點不夠朋友的地方，大家如指點出來，勝某枉活六十餘年。

三寨主，咱們無仇無隙，更無嫌怨，你要再思再想，難道說綠林道是人，我們鏢行就不是人嗎？打鹿打豹，三陣賭輸贏，斷送了鏢行三年少的鏢頭，二寨主他竟強詞奪理，在眾人跟前，腆著臉硬說不輸不贏。而且開口傷人，什麼走獸會等等不堪入耳之言。邱三寨主，你乃高明人物，你要三思而後行，以免殺人流血。姓勝的刀快不傷好人，忠臣孝子，人人所敬。姓勝的此來，為的是會一會天下群雄，多認識朋友，不是為殺人來的。

為的是與那貞節烈婦報仇，為的是給本門除去敗壞門風的淫賊，為的是給綠林道除去害群之馬。三寨主如抬愛勝某，釘釘亮銀狼牙棒請向勝某致命之處來打，一棒傷了勝某之命，那是勝某學藝不到，經師不高英雄難免刀下死，大將難免陣前亡。可有一宗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蒼天有眼，絕不護佑作惡之人。

想我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自出世以來，保護的是九烈三貞，忠臣義士，不欺孤不凌寡，走遍天下，順天理，近人情，不分親疏遠近，惡者誅，強者殺，替天行道，保護孤寡，不敢說是濟困扶危，大概三寨主你也有個耳聞。明清八義，替天行道，我八弟與勝英情同手足，只為殺了賊官之後，我八弟年輕不知好歹，那賊官之妾苦苦哀求，我八弟一時將事作錯，收之為妾。此人乃是賊官之妾，苦苦哀求，願欲與我八弟結為夫婦，我二弟邱瑾將此事報告於我，我想明清八義，海誓山盟，共同成其義舉，半途中出了這宗敗壞門風之舉，未曾正已，焉能正人？我竟將我八弟送命於金鏢之下。此事量寨主必有所聞，我勝英絕非虛語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三寨主當此英年，奮發有日，耀祖光宗亦人也，罵名千載亦人也。三寨主如能容納勝英之言，還是不動手為是。

從此回歸故里，合家團聚，得享人生之樂。佔山為寇，殺人流血，豈能得好下場哉？邱銳二寨主之死，乃是背天理，逆人情，死有餘辜。雖為同胞手足，而賢者愚者不一，一母生九子，子子各別。雖然俗語，大有深意。不是勝某饒舌，勝某看三寨主你面帶忠厚，一團和氣，不像令兄面帶奸詐，口是心非，魚鱗紫金刀實不欲傷二寨主耳。」勝爺對三寨主邱鈺說話時，東西兩敵廳下綠林道及鏢行之人，真是鴉雀無聲，俯首敬聽。有那秉性忠厚的綠林道之人，交頭接耳，俱說二寨主自尋死路，勝老達官讓之再三，二寨主不知自愛，人家愈讓，他反用暗器傷人家，真是不怨勝老達官，二寨主太反覆無常了。有句俗語：理字誰也抬不過去。哪一行中都有好人，身為盜寇的也有的是好人，勝三爺與二寨主邱銳動手的時候，眾目之下，全是武術家，人家都看得明白，這就叫道路不平眾人窪。

不言眾人交頭接耳，且說三寨主邱鈺對著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您是忠厚長者，我邱鈺心中也沒壘著壞。我兄長與高雙青是八拜之交，來到小山保護是應當的。您一者清理門戶，二者是給被強姦含冤的婦女報仇，各有各人的志向。我兄長也不是應該死的，總而言之，怨他學藝不高，經師不到。父兄之仇絕不報之理。勝老達官，你的魚鱗紫金刀，二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如要動起手來的時候，不向邱某要害打來，邱某絕不知情。你說你的刀不過點到而已，那是以嘴壓人，邱某盼望你向要害之處下手，你才是邱某的知己。邱某為兄報仇，雖然死於你手，邱某死得名正言順。邱某的釘釘亮銀狼牙棒，就知道報的是父兄之仇，邱某絕不會伶

牙俐齒，以大言欺人。」邱鈺說著話，晃起手中的兵器，向前照定勝三爺打去。勝爺一連又讓過三招，邱鈺遂大聲叫說：「勝老者，你為何不亮樂器？你亮出兵器，能將你三寨主傷害了，那才算英雄呢！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寨主你有所不知，勝某每與賓朋動手，向來先讓三招。」

三寨主仍是一棒緊跟著一棒，勝爺閃轉騰挪，身輕如羽，落地無聲。三寨主恨不得一下結果了勝爺性命，上下翻飛，刻不容緩。勝爺讓過三招之後，抽出魚鱗紫金刀，這才急架相還。這個釘釘亮銀狼牙棒這宗兵刃，是專克單刀、花槍、蠟桿子、撓鉤套鎖，要動手的時候，對方的兵刃要是碰在釘釘亮銀狼牙棒上，准得磕出去無疑。勝爺的刀，一邊動著手，一邊還得留著神，別說是輸了招術，要是叫棒給磕在刀上，這一世的英名，就算完啦。那三寨主的棒法，還真是精妙絕倫，邱鈺與勝爺戰至四十餘個回合，勝爺的魚鱗紫金刀只有虛刺虛砍，並未用那進手招法。勝爺在與三寨主動手的時候，一看三寨主這對釘釘亮銀狼牙棒，還真是神出鬼沒，世所罕有。勝爺有一宗毛病，要是遇見武藝精強的，不但不傷他，還有一種憐愛的心腸，必要用那武術叫他口服心服，這就是勝爺以道德服人的地方，所以成為一代的偉人，留芳於後世。閒言少敘，那邱鈺豁出死命的一棒緊跟著一棒，已經與勝爺戰至四十餘個回合，勝爺心中暗付，這對狼牙棒愈戰愈勇，年少的英雄氣力又壯，我既不欲傷他性命，與他戰長了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？況且魚鱗紫金刀與棒對戰，難以進招，我何不以暗器教訓教訓他？勝爺想到這裡，魚鱗紫金刀虛晃一刀，假意敗走，跳出圈外，遂說道：「三寨主真乃絕藝也！勝某年邁蒼老，不是高明的對手。」勝爺走出二十餘步，三寨主看看趕到，手起棒落，奔勝爺後頂梁打去。只聽澎的一聲響，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，不知勝老者性命如何。原來勝爺乃是佯輸詐敗，三寨主舉定雙棒奔勝爺後頂梁打去，勝爺耳輪中聽得金鋒聲響，那三寨主已經身臨勝老者切近，勝三爺反臂說聲：「著！」鏢奔邱鈺面門。三寨主邱鈺見鏢奔面門時，急將雙棒一並，閉住臉面，一閃上身。誰知勝老者掏出鏢來，照定三寨主面門說打時，本是虛晃一鏢，待三寨主用棒一避臉面一閃身的時候，勝爺的鏢卻奔三寨主邱鈺右腿打去。三寨主右腿中了勝爺一鏢，將身軀倒退幾步，亮銀棒一點地，大腿一繃勁兒，那鏢已經落於塵埃。勝三爺當時對著邱鈺控背躬身道：「三寨主，多有得罪！俺勝英垂暮之年，眼力不佳，一時收招不住，誤傷貴體，望寨主海涵。」三寨主邱鈺聞聽勝爺之言，臊得面紅過耳，抱拳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心中明白，您高抬貴手，不傷邱某性命，感激之至了。老達官真乃高明也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寨主，勝英承讓啦。」

邱鈺翻身直奔西敞廳，對著林士佩說道：「林寨主大兄長，我弟兄自蓮花峪團聚已來，如手如足，萬想不到半途遭此兇惡。我兄今者已死，小弟也看透了，綠林道上，終久難得好下場也。弟願回歸故土，務農為本，莊農買賣以了餘生。非是小弟情薄，半途而廢，拋卻大兄長他去，皆因藝淺無能，兄仇不能報，有何臉面立於此山？昔者我弟兄在此蓮花峪，小弟以為我弟兄之本領，可以橫行天下，無所畏懼，不料一會高明，始知螢蟲之火，不及皓月之光。不是小弟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，勝老達官今日這鏢暗中留情，要奔小弟要害打來，已經無小弟命在。小弟此時不過苟活人世而已，復有何面目再與人家爭上下呢？」